

# 车窗外

不论是乘火车，还是坐高铁，我总喜欢选择坐在靠近窗户的位置。因此，每次出门前在网上订购车票，我的心里都会默默期待着好运的降临：如若能购得窗边的位置，那真是再好不过了！

为何我总是喜欢坐在窗边呢？我也说不清楚。大抵，每个人的心里都向往着开阔与敞亮。而车窗的一侧，则正好满足了这种良好的视野。坐在过道口，只能趁着旁边或者对侧的窗帘拉上去时，投去几眼匆匆的目光，若是看到对面的人也投来同样的目光，便微笑着又将眼神很快逃离。其实，我也有过几次类似的经历，坐在过道的座椅上，有时打迷糊，遇到上下列车的乘客，会很容易惊醒。而车窗位置，则给人一种短暂的安全感。

坐在窗边的另一种安慰，便是窗外流动的景色：随着列车缓缓动身，车站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物被悄悄地甩在了身后。望着车下的铁轨，也在流动，一时间陷入了一种朴素的哲学，不知流动的是铁轨还是列车？不过，等列车穿过高楼里的城

市网格，速度就有了显著的提升，真的是飞也似的在驰骋。飞驰的高铁，一会儿把我们带到城市中心，一会儿又把我们送至郊区田野，一会儿又毫无预料地把我们推向了深黑悠长的隧道，让人应接不暇。

在行驶途中，会听到车轮与轨道演奏出的大地交响曲，“咣当——咣当——”那种旋律很有节奏，等到变速时，声音也紧跟着不舍，迅速变化着。当看向窗外，才发觉，猛然间又不知跑出了几十米。许久，列车抵达下一处停靠点，随后再启程，再停靠，反反复复，列车身侧的景物，一会儿是林林总总的现代建筑，一会儿又是富有韵致的古老村落，交替循环。

透过厚厚的玻璃窗，那些景物近在咫尺，仿佛只要一伸手就能实实在在地触摸到。脑海中浮现出第一次一个人出门远行、乘坐火车的情景——为了赶赴四川的一个小城，去见中学的同事。列车跨越几个大省，途经诸多小城，从北向南，尤其难忘夜晚跨越秦岭隧道时的寒

冷，而我又并未携带御寒衣物，彻夜难眠。经过两天的时间，终于抵达。只记得到同桌所在的城市时，我的双脚已经十分肿胀，那是长时间坐在车上随车一路奔波、久未活动的结果。以至于后来，每次当我踏上列车，总想起那段经历。也一直很佩服于自己当时有着那样的勇气，只是为了见一个人，连对方是否在那个城市都并不清楚。幸好，终不负，少年心。

坐在窗边，看到窗外那些正在流动的景物，心里的一些想法也跟着流动起来。似乎，只有在远行时，才会有诸多的憧憬，那种期待中带着几分忐忑的心情，愈发真实和深刻。当列车始发，心头构建着一个理想世界；当列车到站，那些憧憬似乎也画上了一个句号，然后，下车，做回一个为生活而奔忙的普通人。

原来，我终究，只是一节密闭车厢内的过客，到站下车，赶赴另外一段路途。只不过，当坐在车窗位置，看着窗外匆匆而过的风景，才仿佛觉得，那一刻的自己才是真正地活着……

## 人间烟火

□耿艳菊

# 平人的潇湘

朋友圈里看到她发的一小段文字和两张照片。一张照片里是件棉布旧裙，另一张是这旧裙改后的新衣。文字是介绍她的小创意，如何把旧年里不穿的棉布长袖裙修剪成了清凉时尚的背心裙。

如此小创意，隔三差五，很多很多。我喜欢看她的朋友圈，也必定会为她点赞。朴素的生活在她一双妙手下变得趣味多彩，她是热爱生活的人，让看到的人也忍不住要去好好热爱生活。像小时候玩吹泡泡的快乐，简单的肥皂水就能制造出五颜六色的惊喜。不同的是，泡泡会破灭，而热爱生活的快乐却是越来越强烈。

洗衣液哪一家不用呢？用完了空瓶子做何处理呢？她竟把瓶子做成了孔雀的样子来养花，真让人震惊，从来没见过这么漂亮的花盆。她家的房子是老房，阳台的墙上有很多斑驳的水印，可是一点不觉得突兀陈旧。满阳台的花花世界，各

种别致的花盆，和那斑驳一起营造出怀旧的亲切的有光阴味道的情景。朴素生活，巧手慧心，入诗入画。

她确实是一个有才情的女子，爱写爱画。她喜欢古典诗词，写过不少，还出了书。也写散文和小说，亦出了几本书。而这些，对她来说，似乎并不是最重要的。文字书画虽然不可或缺，但最重要的仍然是生活本身。她有才情却不依靠仰望，在脚踏实地的生活中有着生存的技能。在切实的生活里，她是个手艺人，开着一片小店过日子。

我和她其实不熟识，从未见过面。知道她，起初是在博客。几年前，偶然逛到她的园子，眼前豁然一亮，茫茫网海竟然遇上了舞文弄墨的老乡，立即关注了，而且欣喜之下发了一个小纸条给她。内容记不得了，不过却一直记得收到她回复时开心的情景。

隔一段时间，总会来她的博客看看，总会有一些收获，感受到生活真是美好。

几个月前，在博客里看到她的微信，就添加了好友。她喜欢发朋友圈，热气腾腾地展现着她美丽有趣的生活，张扬，热烈，像一个茂密绚烂的花园。当然，生活里难免要跨越沟沟坎坎，一些大大小小的苦恼，于她，仿佛是平静海面上的小浪花，平平静静就翻过去了。而且，化为了生活的动力，人生不易，更得珍惜好时光，开开心心，好好热爱平常的生活。

有时候，看她的朋友圈，会想起“平人的潇湘”这几个字，胡兰成说潇湘是潇洒加上颜色，颜色是“行走时微风细细，坐下时掩然百媚”。我喜欢潇湘二字，潇是潇洒，一种乐观的生活态度。潇湘是诗意的，平常人对待粗粝现实的一份豁达的情怀：把简素的日子过成平平仄仄的诗行，把俗气的柴米油盐过成风花雪月的浪漫，把生命中的苦难坎坷看得风轻云淡。

看看周围，这样认真有趣地生活着的人还真不少。

## 其人其事

□刘玉新

# 吹萨克斯的老人

东山公园的林荫下，有一个小广场，风从桃花树下微微吹来，有一种馨香浅浅地漾在小池子周围。我回转身的一刹那，看到对面条椅上有一个老者，正在演奏萨克斯。

吹萨克斯的老人，穿着棉质的外套，戴一顶毛线织的帽子，浅咖色，帽子的样式很时髦，额前似乎有一道卷曲的帽檐，但看上去却很贴心贴心，一下子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

老人自顾自地吹着。这样的距离，他一定感觉得到对面有人，但他一双眼睛紧盯着谱架上，吹得很专注。

我听出来，曲子是《茉莉花》。闭了眼细听，优美轻松的音乐恐怕正是此时老者心迹的表达。多情与温柔，都在演奏中沉落心底。乐声浪漫，音线细腻流畅，穿过眼前的空地，让我这个春深的行走者，也感应到了此刻心如海般的安静。

傍晚的公园里，人不多，偶尔有三两个人经过，总会停下来，安安静静地听一会儿，然后安安静静地离去。老人依然没有抬头，大概是天天来此演奏，早已习惯了“朦胧淡月云来去”吧。

天空虽已飘起了点点细雨，但老人丝毫不为所动，仍然沉醉在曲子里。他是

把音乐融进了大自然，也把自己的心交给了萨克斯。

《茉莉花》是中国民歌，起源于南京六合民间传唱百年的《鲜花调》。我知道，这首曲子曾在很多重大场合演出过，看着老人深深地沉醉在曲子里，我掏出手机留下了一张照片，存放在我的一个相册里——《人物》。如此场合，如此演奏，称老人一声人物，自问恰如其分！

这样的场景，我在玉阳镇的沮水河畔，也曾遇见过。那是五月的一个下午，天气晴朗得没有一丝云彩，我从一桥到二桥，欣赏着河边美景，突然一阵萨克斯的吹奏声传进耳鼓。

顺着河岸，我一路循着音乐走来，在滨江公园的广场上，也是一位老者坐在条椅上，独自吹奏着一些经典老歌。老人显然是个初学者，曲子吹得时断时续，但却吹奏得特别用心，他吹吹停停，应该是在揣摩演奏的技法，也或者是在体察曲子的情感。

广场周围盛开着簇簇鲜花，青翠的小叶樟散发出淡淡的香味。我坐在离老人不远的地方，感受着这个季节赠予的特别下午。太阳从树枝间洒落下来，斑斑点点印在草坪上，让人一下子有了种迷幻的感觉。

风景如画，曲风如诗。

这样的场景，我干脆摊开身子，卧在草地上，静听着老人继续吹奏。老人吹奏的《北国之春》也是我年轻时特别喜爱的曲子，曾用二胡反复演奏过。四月芳菲天里，我坐在小溪边的石头上，一边聆听着潺潺流水，一边感受着南国春光。只是那时还不曾见过萨克斯，不知世界上竟还有如此美妙的乐器，能吹奏出如此宽厚沉雄的乐声。

后来与萨克斯结缘，还是儿子读大学期间。儿子一直喜欢吹萨克斯，尤其是一首《回家》，吹得悠扬清亮，很有穿透力，他把缥缈缠绵的意境表现得层次分明，如果，侧耳细听，于一种空间立体感中瞬间有了家的味道。肯尼基在这首曲子中完美地演绎了回味无穷的音效：温柔、深情、甜蜜、细腻。肯尼基在《回家》中充分运用了中华民族音乐的创作手法，“宫商角徵羽”的五度音程和特有的东方调式成就了肯尼基的东方视野，也成就了千古名曲《回家》。

每次回家，我都不由自主地想到这首曲子，耳边总会回响起它温婉的旋律，给人以无限温暖。以至于有时听到《回家》，脑海里竟满是老屋的画面：父亲吸一管山烟，望着远方，但脸上却蓄满了浅浅的笑容。

东山也好，沮水也罢，因为有了萨克斯的演奏，生活便有了欢乐与浪漫，因为有了老人的欢乐与浪漫，我们的日子才充满了期待与美好。

## 诗意无旁

□毛文文

# 初夏，凉篷下

无想山抱在身边的水村庄  
古驿道歌脚的凉篷下  
总让人想起时光馈赠的大碗茶  
想起那年五湖四海的花开  
和现在迎面而来的  
花见咖啡馆，花见小酒馆，花见工艺品  
放下重负的人来到这里  
一次次随性相聚  
有一次次花不能模仿的声音  
不断蝶变的美丽小山村  
有你想象中的生活

初夏。沿清凉桥，梳香路  
步入山花打开新境界的景区  
近处缓缓抬升的芦基山  
望着洁白的花丛摇曳人影  
笃定激动地喊来熏风，不停地  
让姚家水库泛起花样涟漪  
那些山花，给凉篷下  
带来越来越多的自然和妖娆  
只有山林，只有一直向上的山坡  
生活的另一面  
才能从我们曾流汗的地方  
像戴胜鸟，轻松飞过